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五

起建安四年
盡建安五年

孝獻皇帝戊

己建安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隰之中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倏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出戰紹設

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
牛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中京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
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
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
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屠各胡也漁陽田豫說太守鮮
于輔曰輔既斬鄒丹遂領漁陽太守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
從之輔乃率其眾以奉王命詔以輔爲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
初烏桓王邱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上
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
瓚蹋頓以烏桓助之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
單于印綬又以閭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樓蘇

僕延奉樓班爲單于以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 睦固屯射

犬

郡國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縣
唐懷州河內縣有漢射犬故城

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

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

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

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兗州叛操曰惟魏种且不棄孤及聞种

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

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以衛將

軍董承爲車騎將軍 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

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恤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

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潞山

潞縣屬廩江郡有天柱山賈曰
潞縣之山也潞今壽州霍山縣

也○潞
音潛

復爲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乃遣使

歸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

君擁有四州

晉曰青黃幽并

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

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謀遣兵禦之劉備自請行操乃遣備及

將軍清河朱靈同往邀擊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

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

賢曰簀第也謂無茵席也。簀音實第音子。

因憤慨結病歐

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

廬江太守劉勰於皖城

皖廬屬廬江郡今舒州也。補註皖城卽今安徽府之懷甯縣。○皖音喚考吳曰吳志

孫策傳曰術死長史楊安大將張勰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勰邀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今從范書陳志術

傳及江表傳

初荊州刺史廣陵徐璆

璆音求

討黃巾有功爲關宦所構免

官後徵爲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及帝遷許以廷尉徵道

經淮南爲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龍勝鮑宣獨何人

哉守之以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所盜傳國璽及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印綬司徒趙溫謂之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初王朗在江南雖流離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表徵之孫策遣之使還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操問曰孫策何以遂至于此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白事所白之事也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

許汨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

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王路謂等王之路也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道精

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

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

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

滅前漢魏州上書曰兵義者王兵驕者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

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

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

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

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史記范此蓋之言

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

紹使授監護諸將故稱爲監軍

持牢猶今南人言把穩也

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請授曰

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

黃石之所忌也

黃石卽張良于下邪地上所得之書也

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紹乃

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渚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

崔陵亦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

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

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

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

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

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

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
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

霸等將精兵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畱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

分兵守官渡

賢曰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
袁紹曹操據此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汴水經注

汴水卽黃溝渠也杜佑曰鄭州中牟縣北十
二里有中牟臺是爲官渡城袁曹相持之所袁紹遣人招張繡并

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歔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

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繡謂詡

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歸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爲讎

謂清水之戰
殺其子也

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

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

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

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眾降曹操

操執繡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詔爲執金吾封

都亭侯

凡郡國縣道治所皆有都亭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願望涼州

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

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

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情能用

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

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

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

家聞本土安甯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

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

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方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河東安邑鹽池舊有鹽官。司隸校尉治宏農。時以鍾繇為司隸校尉，據魏略及三國志，繇實治洛陽，蓋督治宏農以招撫關中也。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郎，至別漢末則州牧亦有從事中郎矣。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立。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

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

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

左傳曹公子
臥時之言

觀其賢嵩曰聖達節次守節

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

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

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

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

也惟加重恩無爲負嵩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

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

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

持節示不敢專
殺存漢制也

數曰韓嵩敢懷貳邪

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爲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
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
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嵩少好學貧不改
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於鄢西山中黃巾起
嵩避難南方表逼以爲從事至是以直言被囚君子惜之 楊州
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暉高族名人欲劫之使
唱此謀暉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暉要與歸家寶來俟
使者暉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
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皆解服○寶失氣也推暉爲主暉睹漢
室漸微而已爲支屬不欲擁兵以其眾與廬江太守劉勰勰怪問
其故暉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謂先無名位
爲之資也

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勳以袁術部曲眾多不能瞻

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

勳兵強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

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文選

葛越草布也今葛布謂之葛越勳大喜外內並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

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

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

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

逃還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海昏縣屬豫章郡當豫章大江

之口有地名既口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縣上繚在建昌界石城

縣屬丹楊郡賈曰在今蘇州西南余據水經石城縣在牛渚東劉

道元註又云牛渚在石城東減五百里未知孰是又據五代志宣

城秋浦縣舊曰石城宋白曰池州貴池石城二縣皆漢石城縣之

地 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黃輔將八千人屯彭澤

宋白曰彭澤縣取彭

參澤爲名漢屬豫章郡今江州彭澤縣南康軍都昌縣皆漢彭澤縣地 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

萬人襲皖城克之

皖音婉又音完

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

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

爲李術不附孫氏張本

皆徙所得

民東詣吳時橋公二女在皖皆國色也策既拔皖而得之乃自納

大橋以小橋妻周瑜策嘗從容戲謂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

二人爲婿亦足爲歡勳還至彭澤孫賁係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

沂

流沂地名近西塞山近有今壽昌軍東北三十里

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

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

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

沙羨縣屬

江夏郡水經註蒲圻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縣○義音夷 劉表遣從子虎

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
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乃上表曰
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竝來
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等
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陣櫟音掠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
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
下弓弩竝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表雖未禽祖宿狡猶
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
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廟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
勤策盛兵將徇豫章屯於椒邱椒邱去豫章南
百餘數十里謂功曹虞翻曰華
子魚自有名字自有名字言其
名聞當時也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護城金鼓

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

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

歆曰孤不如王會稽

王朗爲會稽太守爲策所破

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

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

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

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

劉揚州謂劉繇

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

鄙郡謂今

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

椒邱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

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明旦策進軍二郡大恐官屬請出

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遣閤請

出避之乃笑曰今孫將軍自來何還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

至請見歆乃葛巾粗衣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
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
地江南者甚眾皆出歆下人人望風策每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
歆或時起更衣則議論譁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
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撓心於邪
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節墮咎孰大焉

策既定豫章饗將士論功行賞謂虞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曰
碑及中州士大夫皆謂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閒
非其所長今卿博學洽聞故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
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

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明府自去其良佐矣策笑曰然

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我蕭何守會稽耳三

日後便遣翻還郡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

爲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邱

裴松之曰案孫策于

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邱縣也

卽後所屯巴邱處不同余據晉地理志廬陵郡有巴邱縣沈約曰

晉立今廬州崇仁縣卽其地漢改巴邱曰巴山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

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注

策意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

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

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

耳策大驚遽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郡人高岱孝廉及許

貢來領郡欲殺憲岱將憲辭難於營帥許昭家身往求救於陶謙
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許爲出軍先以
書抵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岱曰昔吾爲君今吾爲母
乃往見貢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之見貢知貢必悔而追逐
乃語友人張允沈曙令豫具船以待及出便將母乘舟而遁貢果
後悔遣人追之不及而止岱遂隱於餘姚山中烏程鄒佗錢銅及
嘉興王晟等沈約曰嘉興縣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
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避父名改曰嘉
興縣屬吳郡各聚眾萬餘或數千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佗等皆破
之擒晟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妻子兄弟
皆已梟夷獨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策進攻嚴白虎白虎兵
敗奔餘杭餘杭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亦投許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

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

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有誠

於故友則受亦舍之策聞高岱名使人迎之知其善左傳乃先自

誦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

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則其情可知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

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析恐必危殆岱以爲

然及與論議每謝不知策怒以爲輕己乃囚而殺之劉表從子

曉勇數侵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太史慈

爲建昌都尉慈遂絕迹不復爲慮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

帶中密詔令承與備誅操備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

子蘭王孚服等同盟歃血以待其變操從容謂備曰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震雷備因

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會操遣備登朱鬰密招要擊
袁術程昱郭嘉董昭諫曰備不可縱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
朱鬰等還託備獨駐軍下邳至是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
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稀及郡縣多叛操爲備昌稀
昌稀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馬長史沛國劉岱中
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
公自來未可知耳

建安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子服种輯皆
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
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

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
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
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
備破之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稀破之乃還師表羽爲偏將軍
禮之甚厚備奔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備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備備
與俱至平原譚馳使白其父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
與備相見紹父子傾心敬重備駐鄴下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備乃說紹伐操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
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
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圖其精
銳分爲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
注曰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

乘虛迭出以擾河

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
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
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
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眾械繫之於是移
檄州郡數操罪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
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山已終有望夷之禍汗辱
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
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
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
與左悺徐璜竝作妖豎鬻養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鬻養因賊
假位興金螭璧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資閹遺醜本無

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
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
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
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
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
而操遂棄資跋扈肆行酷烈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
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臬縣之戮妻
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
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弢幹弱枝
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
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

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
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
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官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
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
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尙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
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
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
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
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
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
民傷懷又署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

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燒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託助王師以相掩襲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才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掩其後雷震虎步並集

廚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
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肆
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
之會也可不勸哉此陳琳之辭也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
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
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
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公孫瓚字伯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怙怙侈也太音太。
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其今之謂乎
賢曰法言之文也羸秦外姬別姓方言曰操聞紹興師乃屯軍官
堂倬也六國倬或侵弱周室終爲秦所併渡時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
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

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

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紹遣其將

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

賢曰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

沮授曰

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

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

杜預曰陳留縣屬豫州有延津也

有延津者謂兩水在延津北岸曹操所向乃延津南岸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

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操欲渡河即分

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

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

戎車大將所乘者設幢麾張蓋

策馬刺良

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

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固屯

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

還迎謂屯大軍也

設其有難眾弗可

還紹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

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

水經注白馬縣有神馬亭實中屬時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餘步自外耕耘壘所創

落平盡正南有陟龍陛下方軌西去白馬津可二十里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卽開山關所謂白馬山也南阪具在山之南緣此時操兵備河已入陵案界當攷使登鳳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

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

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

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

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

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

戰悉禽之紹軍奪氣操於是還軍官渡其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以校尉許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是日褚在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天驚愕色變褚覺之遂擊殺他等操遂厚賞褚令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表封爲漢壽亭侯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操在官渡間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爲烏桓校尉操愛柔特甚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操子不如

兄弟焉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為右度遼將軍還鎮幽土

漢度遼將軍鮮于范明友中興之後置度遼將軍以護南匈奴屯于西河今使鮮于輔還鎮幽土故以為右度遼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西河為左降土為右也 孫策西擊黃祖廣陵太守陳登素有吞滅江南

之志乃誘賊白虎餘黨圖為後害

孫策係策嘗破走陳瑁而登即瑁之兄子也故欲結連白虎以報從父之讎 策還擊登軍到丹徒

丹徒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春秋之朱方也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阜使赭徒三千人壅城以敗其勢改曰丹徒考與

曰此事出江表傳據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死陳矯傳云登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赴救吳軍既退登設伏追奔大破之先賢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于匡奇以登大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係盛異同評云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今從之 須待運

糧先遣其將周章攻登於匡琦城章軍容甚盛旌甲覆水登左右

以敵眾十倍於郡兵咸勸登避之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

昔馬文淵之在斯位

馬援字文淵爲伏波將軍今登亦爲伏波將軍故登云然

能南平百越北

滅羣狄吾旣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爲邪乃閉門自守示弱不

戰令將士銜聲寂若無人旣而登乘城望敵形勢知其可擊乃申

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出戰令奇兵抄敵軍後周章

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擊軍鼓縱兵乘之章遂大敗棄船逃走登

乘勝追奔斬虜以萬計

初許貢爲吳郡太守上表於帝言孫策

驍勇有似項籍宜以高爵召還京邑若放之于外必爲世患候吏

得表以示策策甚恨之及破白虎擒貢策以讓之貢辭無表策乃

以表示貢而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

獵數出驥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

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乃還會稽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

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

韋昭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

江口東北入海為吳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

足以觀成敗公等誓相吾弟呼權佩

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

衡所以平輕重

也爭衡言分爭之世兵力所加天下人勢之輕重也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

江東我不如卿既又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

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策之屯軍丹

徒也許下疑其相襲都人甚恐郭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

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

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

之手至是其言果驗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甯哭時耶

孫權

先為吳王長子孫

權故以嗣之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

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邱將兵赴喪遂

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眾事

秦置護軍都尉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爲護軍中尉武帝復改爲

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三國虎爭始有中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爲中護軍資重者爲

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

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爲三部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

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

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

焉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及長性度宏朗仁而多斷好俠養

士策起事江東權每參議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會賓客

常指以謂權曰此諸君皆汝之將也帝嘗遣劉琬加策錫命琬歸

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仲弟孝

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策之卒

也諸長吏竝欲赴喪時虞翻爲富春長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違
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畱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得以安甯時定武
中郎將孫翊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吏士欲取會稽翻以書說之
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
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執事圖之于是翊退

六月徵士鄭元卒元字康成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相會同列十
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識母私督數之曰此
非吾志不在所願也及長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
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博通經籍以山東無足問者乃
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生融素驕
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

未嘗怠倦曾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筭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去吾道東矣元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盲盲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元時已六十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北海相孔融深敬於元告高密令爲元特置一鄉曰鄭公鄉名其里門曰通德門融事元身執子孫禮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元嘗有疾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雖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

克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
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
夕既而坐黨禁錮又遇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
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
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
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
之咨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勛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
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
榮於所生吾雖無紱冕之緒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貽後人之羞
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
堂寫傳定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元身長八尺秀眉明目容

議溫偉嘗於袁紹坐與羣才論難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在坐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是年春元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台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至是月而卒門生述元問荅作鄭志八篇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秋七月立皇子馮爲南陽王壬午馮薨 天鴻臚陳紀卒紀有至德兄弟孝養閭門雍睦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遭父寔之喪每哀至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尙書圖

僚百城以勸風俗及爲董卓所逼累官卿位非其志也卒年七十

二 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

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

補陽安都尉在汝南一十里

李通爲征南將

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

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

綬詣操通急錄戶調

綿絹之調錄收拾也

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

竝叛獨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綿絹小人樂亂無乃不可乎通曰公

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

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

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

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爲

國家宜坐慰撫而更急斂綿絹何以勸善或即白操悉以綿絹還

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羣賊罌茶等皆破之遂定淮汝之地

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綿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長廣

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此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

以殊遠近居官裁力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九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鎮服又其外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

日刑新國用輕典二日刑平國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

其民閒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

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劉備略汝潁之

閒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將軍方有目

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安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袁紹軍陽武武縣屬河南沮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立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塢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曹操出兵與

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復進臨官渡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

中皆蒙楯而行

賢曰今之旁排也

操乃為霹靂車

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為霹靂即今之礮

車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礮發行三百步操謂祖其遺法耳魏氏齊侯曰以古有矢石又傳云磨礮而鼓說曰磨礮

石中於是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

塹以拒之操以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

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彧報曰紹悉

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棄

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

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

成臯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

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

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

之曰卻十五日卻後也晉人帖中多用少卻字雖言少退也爲汝破紹不復勢汝矣紹

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

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偏將軍徐晃可操乃遣

晃與史渙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

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

蔣奇別爲支軍於表支別也表外也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

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星行

驚星而行也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

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

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考異曰魏志武紀曰攸貪財袁紹不能足來奔今從范書紹傳操聞攸

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許攸字子遠既入坐謂操

曰袁氏置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

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

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
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糧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
據水經烏巢澤在陳留酸棗縣東南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
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
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抱束薪所歷
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
爲然皆自苦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曹明瓊等望見操兵少
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
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
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
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

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
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
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
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慚其計之失復
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
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盡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
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傳曰漢末王公多委正服以幅巾爲號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縹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服古者弁裁縹帛以爲帟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區容也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
餘眾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考異曰前書紹傳曰所殺八萬人案獻帝起居注曹公上言凡操喜甚顧謂諸將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
斬首七萬餘級

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雖天意亦二三子之力也沮授不及

與紹同渡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

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

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躔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分

為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而分野之說行焉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

國所入宿度而分野之說詳矣皇甫謐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圯常

作否否

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

紹牧冀州故稱之猶

劉備以牧豫州

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

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

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

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

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況眾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

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蒯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眾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悲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慚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時閹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之豐以王室多故志存匡救乃應紹命至是竟以說死君子哀之初曹操聞豐

不從戎

謂紹囚之使從軍也

不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

別駕計尙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

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

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

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

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郭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

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

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

愎戾也

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胤

胤紫

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

至是凡五十年而操破紹天下莫敵矣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於

大梁賈曰大梁西之分蔡邕曰自門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皇甫謐曰自門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晉書天文志

盧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時郡人梅乾雷緒陳鵬

等各聚眾數萬自保於江淮間曹操乃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

時揚州獨有九江時盧丹揚會稽吳郡康章皆屬孫氏酸刺揚州獨有九江且馥單馬造合肥

空城建立州治郡國志漢揚州刺史治歷陽今復移合肥後又移治壽春而江左揚州治建業揚州分也招懷

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

屯田興陂塢以土確水曰塢場音曷又音退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

為城壘多積木石以脩戰守之備為孫權政合肥不能下張本曹操聞孫策

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三年策遣紘獻方物至許拜侍御史乘人之喪既

非古義若其不克成雖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

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沈約

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治南漢郡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鄞音銀紘至吳太夫人

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

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

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

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

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介閒也纖微也言其意不以纖微嫌開也魯肅將

北還周瑜止之考異曰肅傳曰劉子揚招肅往依等實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案劉睦殺鄭寶以其眾與劉動

動為策所滅寶安得及權時也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

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榻坐也今江南有臥榻今江南

又呼几案之屬為卓牀卓高也以其比坐榻卧榻為高也合榻贈言合卓也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

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

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
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
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
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
肅年少竊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

魯肅家本饒富先
嘗指囷以資周喻

矣

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

料量也

初汝南呂蒙少依姊

夫鄧當當爲孫策將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
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笞之蒙曰貧賤難忍脫誤
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當職吏某以
蒙年少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又掛辱蒙
蒙大怒引刀殺吏因校尉袁雄自首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後當

漢紀五十五

卒代領當眾及權統事為權別部司馬蒙陰貸錢為兵作絳衣行
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駱俊之子
統八歲而孤駱俊陳王寵之相為袁術所殺事見六十二卷建安二年事嫡母甚謹年十餘歲
即好客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
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寢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
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苦此乃自以私
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年二十權召為
功曹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益苟所見聞夕不待旦當勸權尊
賢接士勤求損益譽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諭
使言察其志趣權納川焉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
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怒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之

吳東 廬江太守李術不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術本廬兄策權以所封也

狀曰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

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執事勿

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曹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

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劉表攻張羨連年不下曹操方與袁紹

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

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

用僭擬乘輿馬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部司馬張修

殺之而并其眾魯初與修取漢中事見六十卷初平二年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

中與璋爲敵璋遣中郎將龐羲擊之不克璋以羲爲巴郡太守屯

閬中以禦魯閬中縣屬巴郡羲輒召漢昌資民爲兵譙周巴記曰和帝永元中分宕渠之地置

獻帝建安五年

漢昌縣屬巴郡夷人歲入資錢口四十謂之資民

或構譏於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從亦

悲恨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爲兵名曰

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

人心

趙韙從焉入蜀韙又隴所立益州之大吏也

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萬

攻璋厚賂荊州

荊州劉表也

與之連和蜀郡廣漢犍爲皆應之

曹操

表徵華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固使僕還都得爲將軍效忠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

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乃遣之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

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賓客曰本

無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

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六

起建安六年
滿建安十年

孝獻皇帝己

〔辛〕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曹操就穀於安民

據水經東

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濟水東亭北對安民山漢氏諱曰濟水逕須句城西水西有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曰按地輿志

須句城卽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閒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今中都縣

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

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

之秋九月操還許 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列表龔都等皆

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移置通鑑原文

于使屯新野下有備在荊州五十八字今移置于六十五卷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稀於

東海

稀叛操事見上卷三年

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

諸岡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

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

語遼爲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

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遼詣操操遣稀還 趙

建國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建遂敗退追至江

州

賢曰江州縣屬巴郡今渝州巴縣殺之龐義懼遣吏程祁宣旨於祁父漢昌令

畿

漢昌縣屬巴郡漢末分宕渠置

索寶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譏諛要

在盡誠若遂懷異志不敢聞命義更使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

爲盡節汝爲郡吏自宜效力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不義之事有死不爲

義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

之恩大義然也樂羊註見四十三卷今雖藥祁以賜畿畿啜之矣

殺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爲江陽太守劉璋分犍爲爲江陽郡宋曰

地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牛夏夏音爲益州刺史徵璋爲

卿不至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爲之請禱實無益

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其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

吏皆以祭酒爲治魯以鬼道教民其來學者初名爲民夷便樂之

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

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甯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

獻帝建安六年

王印者掣下欲尊魯爲漢甯王功曹巴西閭圃諫曰

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

甯爲巴東郡墊江爲巴郡閬中爲巴西郡

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

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顧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 死是杜襲自荊州逃歸鄉

里曹操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不

得耕種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到縣遣老弱歸田畱丁壯備守吏

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城中任拒守者僅五十人襲

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咸感恩威爲用命臨陣斬敵數百級而襲

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城遂陷襲帥傷疾吏民決

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叛者遂收散民徙保摩陂營吏民慕而

從之者如歸敵乃退去初圍城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

攻關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授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偏立而聽一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櫛親關既而謂嬖曰勇可習也（是年太常趙岐卒於荊州岐字邠鄉京兆長陵人也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敦女宗美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客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安在岐鄙其爲人不與相見與友人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掀其門也岐後讀周官有二義不通僅一往造之而已永興二年辟司徒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舉理劇爲皮氏長會中常侍左官兄爲河東太守岐恥爲之下卽日西歸延熹中中常侍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雖比二千石而統屬於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

曹趙息者岐之從子也呵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敕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唐衡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敕門曰此無陰兒輩子弟何得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卽令報衡弟知之甚恚欲滅諸趙與衡言其故衡卽以其弟爲京兆尹息乃逃走衡遂爲詔下京兆捕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岐亦變姓名走河間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賣月餅於市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見岐察非常人呼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三十嵩曰處士非賣餅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岐以爲唐氏耳目而失色嵩

乃閉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察處士狀貌既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此不有重怨卽亡命耳我北海孫賓石也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嵩遂與俱歸駐車門外先入白母曰今日出行乃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迎岐上堂拜母因椎牛鍾酒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諸唐死滅遇赦乃出三府竝辟累官太僕而嵩亦以此顯名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而劉表不爲之禮建安元年岐奉詔持節使荊州督糧乃復與嵩相遇相對悲慟岐乃爲表陳其本末因其表爲青州刺史頃之嵩病亡岐爲之行服而岐亦以老病遂閉荊州年九十餘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之讚 廣陵太守陳登旣破周章軍

於匡琦城遂威名大盛因遣功曹陳矯詣許謂曰聞許下論議待
吾不定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
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
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嫉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
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
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瑱瑱亦焉足錄哉既而許汜與劉備並
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登字元龍湖海之士豪
氣不除備曰君言豪甯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
無主客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
之名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
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

大笑憫因曰若元龍文武膽智常求之於古耳造大難得此也

王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軍譙譙縣屬沛國下令曰吾起義兵爲

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懷

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

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

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浚儀縣屬陳郡睢水于此縣首受其惠渠水東過

睢陽縣故謂之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元元識操於微時操感其知己至

是經過其墓乃自爲文以祭之曰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

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歿之後路

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酹酹音類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

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爲此辭哉祭畢進軍官渡袁

獻帝建安六年七年

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紹後妻劉氏性酷妬紹夜僵

尸未殮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

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又盡殺死者之家初紹有三子譚熙尙譚長

而慧尙少而美劉氏愛尙數稱之於紹紹欲以爲後而未顯言之

乃以譚繼兄後

紹本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成蓋先有子出死而紹後之紹欲廢譚立尙故以譚繼兄後

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

故也

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逐之貪心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在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

不譚長子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

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

刺史

此皆前事史因紹死而譚尙爭書之以先事

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

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

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尙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袁紹

初起兵自稱車騎將軍故譚亦稱之屯黎陽尙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

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

尙尙畱審配守鄴自將兵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尙數敗退而固

守尙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補註

即今之平陽府蒲州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援所經城

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絳縣屬河東郡春秋晉所都也援攻之急城將潰父

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援欲使逵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

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逵郡吏非長吏也以

守絳故自謂縣長吏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乘

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甯俱死耳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壺關縣屬

上黨郡舊地以藪栗之所

蓋以車輪遠謂守者曰此閒無健兒邪而使義士

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遠折械遣去不

語其姓名曹操使司隸校尉鐘繇圍南單于於平陽

平陽縣屬河東郡時南單

于呼廚

未拔而逵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

新豐縣屬京兆太守為

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

新

三老

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

氏恃其強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

事有道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

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

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

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

謂河東之兵擊之於內而其

馬騰之兵擊之於外也

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

水經註汾水南過平陽縣東

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

援至果徑前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戰罷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轡中出一頭

秦川記曰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領獫狁道新興中陶三縣轡盛弓矢器○獫音元

繇見

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有南單于遂

降

考異曰魏志張既傳曰高幹及單于皆降非也

初賈逵之出土窖竟不知釋之者爲誰

及援破後乃知出己者爲祝公道厚報之既而公道坐事當伏法

達救之力不能解乃爲之行服焉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

葉縣南

陽鄆春秋楚葉公子高之邑也

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

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畱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

之備乃退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遂博覽羣

書雖在軍中不屑與諸將爭功敬賢禮士恂恂常若不及軍中稱

其長者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

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

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

周武王封熊繹

于楚以子男之田國於丹陽漢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浸強至若敖舅冒封彭於汝武王文王奄有江漢之閒莊王以後與中國爭

盟威王破越至于南海及秦而滅凡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六郡會稽吳丹

陽陵章陵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

不思亂沉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

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

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

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

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

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

兄事之遂不送質初權主簿顧徽常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

行刑徽問何罪云盜錢問盜幾云百徽呼營軍曰住住須臾馳白

權曰方今當養士眾以圖北虜此兵健兒而所盜不多且飢寒切

肌欲不爲盜勢不可得此必賞恤不足也奈何誅之權許而嘉之
轉東曹掾至是或傳曹操欲東征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
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孤行拜輔義都尉而盜錢男子請與俱
至北與曹操相見操具問境內消息徽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
慕化爲善義出作兵操曰孤與孫將軍旣結婚姻其輔漢室義如
一家君何爲道此豈欲敗吾盟耶命左右收徽男子按劍而言曰
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同磐石休戚其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
耳古者兵交使在其中況今通好安得無禮所謂十步之內不得
恃眾也操大笑曰壯士厚待遣還權問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
揣摩然潛自采聽方與袁氏交爭未有他意男子立階下厲聲曰
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將軍宜爲備權喜曰此向者盜錢

兒也不意乃爾 是歲越嶲郡有一男子化為女子

癸建安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

考異曰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袁紹傳又魏志紹傳云

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二月至九月當云自九月至二月

與袁譚袁尙戰於城下譚尙敗走還

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

考異曰范書紹傳曰向逆擊破操軍今從魏志紹傳余謂此諸葛孔明所

謂偏於黎陽時也必有破操軍事魏人諱而不書耳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

二子莫適立也

適主也

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

謂辛評郭圖等附急

之則相係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

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尙

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

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尙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

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

貴官通鑑補卷六十一 魏志五十六 九

謀也譚遂引兵攻尙戰於門外

郡城門外也

譚敗引兵還南皮

南皮縣屬勃海

郡賢曰今滄州縣軍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

別駕王脩率吏氏自青州往救譚

漢青州刺史治

舊譚欲更還攻尙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

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

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

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潞陰以叛譚

潞陰縣屬

平原郡應劭曰潞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賢諸城皆應之譚歎曰

日縣在潞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王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

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

更以統爲樂安太守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軍於西平

西平縣屬汝南郡

袁尙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

嬰謂以城自燒也

尙圍

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

難殷流初交殊俗卒成同盟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

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

孤與太公無貳之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殯賢嗣承統以繼洪業

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于干旌無忌遊于二壘使股肱

分成二體旬旆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

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君子違難不適讐國

左傳不拒交絕不出惡聲史記卷八十五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

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表與袁紹同盟若冀州有不弟之傲

左傳不弟書曰榮傲伯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

下平其曲直平育病平其不平日平不亦為高義邪又與尙書曰金木水火

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

金能勝木然執柯伐柯非木無以成金斷削之利水

能勝火熱水在火上非火無以成水烹飪之功此類非一可舉推也

青州天性峭急

譚據青州故稱之

迷於

曲直仁君度數宏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

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

則胡夷將有譏誚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

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

潛子髡說齊威王曰韓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獲者天

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獲逐山者五覆山者三兔極下而犬疲下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苦而獲其功今齊

魏相持鬪兵敝眾恐事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譚尙皆不從幸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

意羣下多以爲劉表強宜先平之譚尙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

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

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眾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

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種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尙自相敵幸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曰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于己也言袁氏兄弟相攻其初許不謂他人能乘其閒乃謂并背舊爲一則可乘勢以定天下耳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言其勢窮顯甫見顯恩困而不能取譚字顯恩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謂逢紀田豐等死也兄弟讒譚字顯甫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蟻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閱辰也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尙之時也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

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

秋葉易隕況遇

迅風

天以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懷仲

廸有言取亂侮亡

見尙書孔安國註曰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

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

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

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

歲熟曰登

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

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

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冬

十月操至黎陽尙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尙將呂曠高翔畔歸

曹操譚復陰刻將取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

安之而引軍還

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

動

丹陽豫章諸山寇皆存山越

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郡陽濞寇中

郎將程普討樂安

晉志及宋志海陽郡有樂安縣吳立建昌郡安十五年孫權始分豫章立鄱陽郡

建昌郡

尉太史慈領海昏

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建昌縣屬豫章郡孫策分海昏建昌六縣以太史慈為建昌郡尉

治海

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

劇難也扶也吾其地

當山越之要最為劇劇之甚者也

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

其餘人

建安本治縣地會稽南部都尉治馬建安中分東侯官置建安縣川漢年號也今建甯府地漢興縣沈約曰漢末立

吳更名吳興南平縣亦漢末立晉武平吳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改曰延平今南劍州地時皆屬南部都尉

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孫權殺

前吳郡太守盛憲憲器量雅偉名重一時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

及權統事亦惡其不相親附孔融愛其不免乃與曹操書曰海內

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孤

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復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而身不免於幽執是吾祖不當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操乃表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而爲權所害 袁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响聲

建安九年春正月曹操將攻鄴乃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

道班志曰淇水至黎陽入河曹操於河口下大枋木以成堰二月

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曹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

水經洹水出上黨沁氏縣東南過蘇由欲爲內應謀泄出韓操操

進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

道武安縣屬魏郡唐洛州也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

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鵠沮授子也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

易陽縣屬趙國涉縣蓋漢末分上黨之潞縣置趙後置廣平郡二縣皆屬焉北齊廢涉縣入刈陵縣隋唐復置涉縣宋白曰涉縣因故涉城永泰元年改名昭義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

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

侯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欲助操攻鄴操拜燕平北將軍五月操毀

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

之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潛之廣深二

丈引潭水以灌之水經註潭水過鄴縣城兩建武場以圍鄴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

向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

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伯之白

著平上幘積有類題其領卻操施山連題平也信志引漢註曰冠吏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者其上

進賢者宜長山今介幘也文吏服介幘武吏服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

歷北園循表而東

表園城所立標表也

步步呵責守園將士隨輕重行其罰

遂歷操營前至南園當章門

鄴城有七門正南曰章門亦曰中陽門

復責怒守園者

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

先

經操營前則守園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圍亦配等見孚悲喜鼓

譟稱萬歲守園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

外圍益急不可復目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飭別數千

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竝出降

鄴城南面三門曰鳳陽門中陽門廣陽門

孚復將三騎

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操聞之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尙

兵既至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

兵法曰歸師勿遏

操曰

尙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

從大道來則人懷救根本不願勝敗

有必死之志循山而東則其戰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同力致命之志操所以料向者如此兵法所謂觀其動者也

尙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爲營

鄴國志鄴有滏水左

思業補註曰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

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

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操逆擊之配敗還尙亦破走

依曲漳爲營

賈曰漳水之曲也

操遂圍之未合尙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

之益急尙夜遁保祁山

陳壽魏武紀作祁山袁紹傳作監口賈註曰祁州安陽縣界有

藍壁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考賈曰建志

紹傳還走監口范書作藍口今從魏武紀

操復進圍之尙將馬

延張顗等臨陣降眾大潰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

及衣物以示城中

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

幽州方至

幽州謂袁熙也

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

榮爲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納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

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爲配所殺操兵縛配

前漢紀九

詣帳下叱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番配爲忠臣雖死豈換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粟食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又

帝時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會者三萬人操亦與焉乃密語汝南王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必先誅此二子儁曰濟天下者舍卿復誰因相對而笑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兖州初袁尙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尙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尙并力觀變幹不從而陰欲害招招乃開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尙招乃東詣曹操操復以爲冀州從事又辟崔琰爲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建安初操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新鄭令楊沛進乾菹豆千餘斛

勞登音操甚喜遷長社令殺曹洪賓客之不奉令者操以爲能至是

又擢沛爲鄴令賜生口十人絹百匹以報乾堪之惠也時鄴中貴

戚多不奉法聞沛爲令未到任諸家已各自檢飭其子弟許攸少

與操相善後又有功遂恃其勳舊故爲驕嫚烏巢之捷計出於攸故恃其功嘗於

眾坐呼操小字曰某甲裴松之曰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曰某甲者史隱其辭卿非我不得

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其後從行出鄴東門攸顧謂

左右曰此家不得我豈能出入此門耶左右以告操乃收而殺之

冬十月有星孛於東井晉天文志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

也平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爲并州刺史曹操之圖鄴也袁

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閒攻袁尙於中山尙敗走故安

故安縣屬承縣賈曰故按安縣屬承縣賈曰故從袁熙譚悉收其眾攻拔平原南皮還屯

某在今易州易縣南

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

其門譚不出乘夜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水經清河過南皮縣西操入平原略

定諸縣 曹操表公孫度爲武威將軍封永甯鄉侯度曰我王遼

東何永甯也藏印綬於武庫遼東郡之武庫也是歲度卒子康嗣位以永

甯鄉侯封其弟恭操以牽招嘗爲袁氏領烏桓遣詣柳城撫慰烏

桓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責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

印綬峭王大會羣長烏桓部落各有君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

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

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

中閒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

下郡何得擅稱拜假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萬又有

川

扶餘滅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何得獨爲是也招阿忠

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甯靜四海汝君臣頑嚚

左傳

日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

威福帝王之神器

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

大人謂曹公

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

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

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還東之使罷

所嚴騎

丹陽大都督矯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員者盛憲

之黨也憲爲孫權所害覽員乃亡匿山中翊爲丹陽皆禮致之而

覽員時有報仇之意故因權出征謀使邊洪賊之翊妻徐氏善卜

先一日翊語徐曰吾明日欲爲長史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

佳可須異日翊不聽遂大會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

手送客遂爲洪所害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宛陵

京城卽漢吳郡丹徒縣也孫權

自吳徙居之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余謂此京

取兩雅邱延高曰京之義宛陵丹陽郡治所

揚州刺史劉馥

護曹操所用也

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

歷陽與丹陽隔江使馮來屯以爲聲

接

覽人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晦日

月終爲晦

陰之

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

孫高傅嬰等與其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

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

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

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

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耶還

椒耶在豫章

至丹陽悉族誅覽員

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牙門將也

其餘賞賜有差翊驍悍果烈有兄策風

河亦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一朝殞裂吳人爲之喪

氣河子詔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時年十七收河餘眾屯京城權引

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民皆乘城傳檄備警譙聲動地

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詔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

乙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陶皮袁譚出戰操士卒多死意欲緩

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人

純仁之弟也

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

喪威操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

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疆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

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

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

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
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
糧譚所部諸城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
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脩爲司空掾郭舉說
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爲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初官渡之
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
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
案文選琳爲紹徵豫州蓋帝都許許屬潁川郡豫州部屬也故選專以徵豫州爲言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
璠阮瑀俱營記室琳嘗爲操作檄草就而呈覽操先苦頭風是日
疾發臥讀琳所作躍然而起曰此愈我病遂數加厚賜先是漁陽
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

爲劉放因

此管魏機密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尙俱犇遼西烏桓

以亂魏張本 烏桓其酋 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

日顯頓 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代

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

義闕矣若乃北而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

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屬事君乃捨之觸

等遂降曹操皆封爲列侯 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眾十餘

萬降封安國亭侯 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

三郡烏桓攻鮮於輔於獫狁 三郡烏桓遼西犢遼東蘇僕延右

音猛及音 秋八月操討犢等斬之乃渡潞水救獫狁烏桓走出塞

冬十月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

關山資曰潯州上黨縣有寺山口因其險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

之幹之叛其從弟柔獨歸操操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奸令史柔既

臨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操嘗夜出微行觀察

諸吏見柔而哀之解裘覆之而去及復設丞相操卽辟以爲丞相

倉曹屬曹操爲丞相在建安十三年此時尚未河內張晟晟音

璉眾萬餘人寇崤澠開宏農張琰琰音騰起兵以應之琰賈逵爲

澠池令不知其謀而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

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

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修城以拒琰 河東太守

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

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

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渾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

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

高幹據并州馬騰據益等據關中往來交通皆由河東故曰要地

君

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

漢末分金城置西平郡

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鍾繇促王邑交

符交郡也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

河北縣屬河東郡宋白曰陝州平陸縣本漢大陽縣

地後漢改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

水經註河水東過陝縣北河北對茅城謂之茅津亦

謂之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或謂畿曰宜

須大軍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

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

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

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

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諒道從邳津度

水經註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

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河水于此有邳津之名。邳音豆

范先欲殺畿以威眾且觀畿去就於

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先謂固曰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爲後患畿與固少相狎侮營博而爭道畿謂固曰仲堅吾今作河東矣固褻友罵之是以輕畿而不爲之慮畿因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焉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其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既以爲令行都丞事又領功曹也都督掌兵丞兼太守于郡將校吏兵三事無所不關功曹掌選舉功勞賜以郡權悉與之也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眾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

之得兵甚少

以賞募兵則郡計不敷又險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足以繼故得兵甚少

揀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

人在外陰爲譖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

白騎張白騎之眾相

聚爲賊者也垣縣屬河東郡東字衍續漢志垣

縣注云山在東狀如垣蓋此時已有東垣之名

高幹入潞澤

潞澤縣屬

河東郡賢曰

王黨諸縣殺長吏宏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

知諸縣附己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

堅壁而守之今按嚴

本傳原是赴張辟拒守張辟當是人名想辟爲壁壘之將其人可

托其眾可守故嚴單將數十騎赴之耳不然止此數十騎難得堅

壁何能守也今

從本傳改正 吏民多舉城助嚴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

與高幹張晟共攻嚴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

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嚴等破之斬固玟等首其餘黨與

皆赦之於是嚴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嚴爲陳義理還歸詔

思之若有不盡更來詣府父老皆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
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
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犂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
農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授經脩戎講武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
年常爲天下最爲操因河東資質以平關中張本先是河東張時爲京兆尹與畿
有舊署爲功曹而常嫌其闊達不切時宜嘗言曰此家疏誕不中
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守也及爲河東守與時相會於
華陰時畿雖各爲郡守而實互爲相臨相見之儀當各持版時乃
歎曰昨日功曹今日郡將也秘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
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言恭己南面而已悅志在獻替獻可而政事無所預也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

成帝建安十年

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
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
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
要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書云無稽之言勿聽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
僞以蕩眾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
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
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
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
之內政國語管仲用齊桓公作內政以寄軍令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
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

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
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
患旣蠲五政又立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
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
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
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于今備置史官
以助賞罰帝覽而善之帝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
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辯多美悅爽之兄子也年
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
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宦用事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

識惟從弟彧知之時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故累遷是職孫權建昌都尉太史慈卒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射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譬以手持樓勢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勢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操聞其名遺之以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置膏歸滿篋而已慈不爲動臨死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權甚悼惜之